墉城集仙錄/卷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墉城集仙錄

◀上一卷

卷八

下一卷▶

南溟夫人

南溟夫人者，居南海之中，不知品秩之等降，蓋神仙得道者也。有元徹、柳實二人同志訪道，於衡山結廬棲遁，歲余相與適南，至廣州合浦縣登舟，將越海而濟，南抵交址，維舟岸側。適村人享神，簫鼓喧奏，舟人水工至於仆使皆往觀焉，唯二子在舟中。俄爾颶風斷纜，漂舟入海，莫知所之，幾覆沒者二三矣，忽泊一孤島，風浪亦定，二子登岸，極目於島上，見白王天尊像瑩然在石室之內，前有金爐香燼而竟無人，二子周覽悵望，見一巨獸出於波中，若有所察，良久而沒，俄爾紫雲湧於海面，彌漫三四里，中有大蓮花，高百餘尺，葉葉旋舒，內有帳幄綺繡錯雜，虹橋闊數十尺，直抵島上。有侍女捧香於天尊像前，炷香未已，二子哀叩之，以求救拔，願示歸路。侍女訝曰：「何遽至此耶？」以事白之，侍女曰：「少頃南溟夫人與玉虛尊師約，子可求而請之也。」侍女未去，有一道士乘彩雲白鹿而至，二子哀泣以告之，道士曰：「可隨此女謁南溟夫人也。」二子受教，隨侍女登橋，至帳前再拜稽首，以漂泛之由述其姓字，夫人命坐，尊師亦至，環坐奏樂，頃之進饌，尊師曰：「二客求人間饌以享之。」饌畢，尊師以丹篆一卷授夫人，夫人拜受訖，尊師告去，謂二子曰：「有道氣，無憂歸路也。合有靈藥相贈，子分未合。當自有師，吾不當為子之師也，他日相見矣。」二子拜辭，尊師乘鹿而去。頃有武夫長十餘丈，金甲執劍，進曰：「奉使天兵，清道不謹，法當顯戮，今已行刑。」遂

趨而沒，夫人即命侍女示二子歸路曰：「從百花橋去。」贈以玉壺，曰：「前程有事，可叩此壺也。」遂辭夫人，登橋而去。橋長且廣，欄幹上皆異花；二子花間窺，見千虬萬龍互相繳結而為橋矣，見向之巨獸，已身首異處，浮於波間。二子問所送使者斬獸之由，答曰：「為不知二客故也。」使者謂二客曰：「我不當為使送子，蓋有深意欲奉托也。」衣帶間解合子琥珀與之，中有物隱隱然若蜘蛛形，謂二子曰：「我輩水仙也，頃與番禺少年情好之至，有一子三歲，合棄之，夫人今與南嶽郎君為子矣。中間回雁峰使者有事於水府，吾寄與子所弄玉環與之而為，」使者隱卻，頗以為悵望。二客持此合子於回雁峰廟中投之，若得玉環，為送嶽廟，吾子亦當有答，慎勿開啟。」二子受而懷之，又問：「玉虛尊師云：『子自有師，』誰也？」曰：「南嶽太極先生耳，自當遇之。」須臾橋盡，與使者相別，已達合浦之岸，問其時代，已十二年矣。於是將還衡山，中途餒甚，試叩玉壺，則珍味至，二子一食，不復饑渴。及還，妻已謝世，家人曰：「郎君溺海十餘年矣。」自此二子益有厭俗之志，無復名宦之心，乃登衡嶽，投合子於回雁峰廟，瞬息之間，有黑龍長數丈，激風噴電，折木撥屋，霹靂一聲，廟宇立碎，戰栗之際，空中有人以玉環授之，二子得環，送於嶽廟，及歸，有黃衣少年持二金合以酬二子曰：「南嶽郎君持此還魂膏以報君也。家有斃者雖一甲子，猶可塗頂而活。」既受之而失其使。二子遂以膏塗活其妻。後因大雪見一樵叟負重淩寒，二子哀其老，以酒飲之，忽見其檐上有太極字，遂禮而為師，曰：「吾得神仙之道，列名太極矣，太上敕我來度子耳。」因見玉壺曰：「此吾貯玉液之壺，亡來數十甲子，甚喜再見。」遂以玉壺獻之。二子隨太極先生入朱陵宮祝融峰，歷遊諸仙府，與妻俱得升天之道。

邊洞玄

邊洞玄者，范陽人女也。幼而高潔敏慧，仁慈好善，見微物之命有危急者，必俯而救之，救未獲之間，忘其饑渴。每霜雪凝冱鳥雀饑棲，必求米谷粒食以散餵之，歲月既深，鳥雀望而識之，或飛鳴前導，或翔舞後隨。年十五，白其父母：「願得入道修身，絕粒養氣。」父母憐其仁慈且孝，未許之也。既笄，誓以不嫁，奉養甘旨，數年丁父母憂，毀瘠不食，幾至滅性服闋。詣郡中女官，請為道士，終鮮兄弟，子無近親，性巧慧，能機杼，眾女官憐而敬之。紡織勤勤，晝夜不懈，每有所得，市胡麻茯苓人參香火之外，貯五穀之類，人或問之：「既不食，累年而貯米麥，何也？豈非永夜淩晨有饑渴之念耶？」笑而不答，然每朝於後庭散米谷以餉禽鳥，於宇內以餉鼠，積歲如之，曾無怠色。一觀之內，女官之家，機織為務，自洞玄居，後未嘗有鼠害於物，人皆傳之，以為陰德及物之應也。性亦好服餌，或有投以丹藥，授以丸散，必於天尊堂中焚香供養訖而後服之，往往為藥所苦，嘔逆吐痢至於疲劇，亦無所怨嘆。疾才已，則吞服如常，其同道惜之，

委曲指喻丁寧揮解而至信之，心確不移也。苟遇歲饑，分所貯米麥以濟於人者亦多矣。一旦，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，眾因問之所賣者何藥也，叟曰：「大還丹，餌服之者長生神仙，白日長天。」聞之皆以為笑。叟面目<黑幹>黑，形容枯槁，行步傴僂，聲才出口，眾笑謂之曰：「既還丹可致不死長生升天，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邪？」叟曰：「吾此丹初熟，合度人立功，度人未滿，求仙者難得。吾不能自服便飛長沖天耳。」眾問曰：「舉世之人皆願長生不死，延年益壽，人盡有心，何言求仙者難得也？」叟曰：「人皆有心好道而不能修行，能好道復能修行，精神不退，勤久其事，不被聲色所誘，名利所惑，奢華所亂，是非所牽，初心不變，如金如石者，難也，百千萬人無一人矣，何謂好道也？」問曰：「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有金丹之藥，何不獻之，令得長生永壽也？」叟曰：「天上大聖真人、高真上仙、與北斗七元君輪降人間以為天子，期滿之日歸升上天，何假服丹而得道也！」又問曰：「既盡知之，今天子是何仙也？」曰：「朱陽太一南宮真人耳。」問答之敏，事異於人，發言如流，人不可測。逡巡暴風雷雨，遞相顧視，驚悸異常，眾人稍稍散去，叟問眾曰：「此有女道士好行陰德，絕粒多年者何在？」因指其院以示之，叟入院不扣問，徑至洞玄之前曰：「此有還丹大藥，遠來相救，能服之邪？」洞玄驚喜，延坐問藥須幾錢，叟曰：「所直不多，五十萬金耳。」洞玄曰：「此窮窘多年，殊無此錢，何以致藥耶？」叟曰：「勿憂，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，三十年積聚五穀餉飼禽蟲，以此計之，不啻藥價也。」即開囊示之藥丸，青黑色，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，令於藥囊中自探之，洞玄以意於藥囊中取得三丸。叟曰：「此丹服之，易腸換血，十五日後方得升天，此乃中品之藥也。」又於衣裾內解一合子大如錢，出少許藥如桃膠狀，亦似桃香，叟自於井中汲水調此桃膠，令吞丸藥，叟喜曰：「汝之至誠感激太上，有命使我召汝，既服二藥，無復易腸換血之事，即宜處臺閣之上，接真會仙，勿復居臭濁之室，七日即可以升天，當有天衣天樂自來迎矣。」須臾雨霽，叟不知所之。眾女官奔詣洞玄之房，問其得藥否，具以告之，或嗤其怪誕，或嘆其遭遇，相顧驚駭。由是郡眾之人有知者，亦先馳往觀之，於是洞玄告人曰：「我不欲居此，願登於門樓之上。」顧眄之際樓猶扃鎖，洞玄告人曰：「我不於此。」語猶未終，已騰身在樓上矣，異香流溢，奇雲散漫，一郡之內觀者如堵，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謁焉。洞玄告眾曰：「中元日早必升天，可來相別也。」眾乃致齋大會，七月十五日辰時，天樂滿空，紫雲翁郁，縈繞觀樓，眾人見洞玄升天，音樂導徒，幡旌羅列，直南而去，午時雲物方散矣，太守眾官具以奏聞。是日辰巳間，大唐明皇居便殿，忽聞異香紛郁，紫Ｋ充庭，有青童四人導一女道士，年可十六七，進曰：「妾是幽州女道士邊洞玄也，今日得道升天，來以辭陛下。」言訖，冉冉而去。乃詔問，所部奏函亦馹騎馳至，與此符合，敕其觀為登仙觀，樓曰紫雲樓，以旌其事。是歲皇妹玉真公主咸請入道，進其封邑及實封，由是上好神仙之事彌更勤篤焉，仍敕校書郎王端敬之為碑，以紀其神仙之盛事者也。

黃觀福

黃觀福者，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。自幼不食葷血，好清淨，家貧五香，取柏葉柏子焚之。每凝然靜坐無所營為，經日不以為倦，或食柏葉，飲水自給，不嗜五穀。父母憐之，聽其率性任意，既笄，欲嫁之，忽謂父母曰：「門首水中極有異物。」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兆，往往信驗，聞之固以為然，隨往看水，果洶湧不息，乃自投水中，良久不出。父母撈扌鹿得一木像天尊，古昔所制，金彩已駁，狀貌與女無異，水即澄清如舊，無復他物，便以木像置於路側，號泣驚異而歸。其母時來視之，憶念不已，忽有彩雲仙樂導衛甚多，與女伴三人下其庭中，謂父母曰：「女本上清仙人也，有小過謫在人間，年限既畢，復歸上天，無至憂念也。同來三人，一是玉皇侍女，一是大帝侍晨女，一是上清侍女，姓黃名觀福。此去不復來矣。今年此地疾疫，死者甚多，以金遺父母，使移家益州，以避凶歲。」即留金數餅，升天而去。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，其歲疫毒，黎民雅地尤甚，十喪三四，即麟德年也，今俗呼為黃冠佛，蓋以不識天尊像仍是相傳語訛，以黃觀福為黃冠佛也。

陽平治

陽平治謫仙妻，不知其名。九隴居人張守珪家甚富，有茶園在陽平化仙居山內，每歲召采茶人力百餘輩，男女傭工者雜之園，中有一少年賃為摘茶，自言無親族，性甚了慧勤願，守珪憐之，以為義兒。又一女年二十餘，亦無親族，願為義兒之婦，孝義端恪，守珪甚善之。一旦，山水泛溢，市井路絕，鹽酪既闕，守珪甚憂，新婦曰：「此可買耳。」取錢出門十數步，置錢樹下，以杖扣樹，得鹽酪而歸。後或有所要但令扣樹取之，無不得者，其夫術亦如此。因與鄰婦十數人於　朋口市相遇，為買酒一碗與眾婦，飲之皆醉，而碗中酒不減，遠近傳說，人皆異之。守珪請問其術受於何人，少年曰：「我陽平洞中仙人耳，因有小過，謫於人間，不久當去。」守珪曰：「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？」答曰：「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，或方千里五百三百里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，謂之伏神之根，下照洞中，與世間無異。其中皆有仙王仙卿仙官，輔相佐之如世之職司。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反生之者，皆居其中，以為民庶。每年三元大節，諸天各有上真下遊洞天，以觀其所理善惡、人世死生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，其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為洞府所統也。二十四化之外，其青城、峨嵋益登慈母繁陽れ冢皆亦有洞，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。洞之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耳，不可一一詳記之也。」旬日之間，忽夫婦俱去。

神姑

神姑者，盧眉娘是也，後魏北祖帝師盧景祚之後生而眉長且綠，因以為名。永□元年，南海太守以其奇巧而神異，貢於京。盧眉娘幼而慧晤，能以一絲析為三縷，染彩於堂中，結為傘蓋五重，其中有十洲三島、天人玉女、臺殿麟鳳之像，而外列執幢捧節仙童不啻千數，其闊一丈，秤之無三數兩，自煎靈香膏傳之，則虱硬不斷。順宗皇帝嘆其巧妙，二宮內謂之神姑，入內時方年十四，每日但食胡麻飯三二合。至元和中，憲宗皇帝嘉其聰慧，因賜金鳳環以束其腕，久之不願在宮掖，乃度為女道士，放歸南海，賜號曰逍遙。數年不食，常有神人降會，一旦羽化，香氣滿室，將葬，舉棺覺輕，撤其蓋，唯舊履而已，往往人見乘紫雲於海上。羅浮李象先作《盧逍遙傳》，蘇鶚載其事於《杜陽編》中焉。

王奉仙

王奉仙者，宣州當塗縣民家之女也，家貧，父母以紡績自給。而奉仙年十三四因田中餉飯，忽見少年女十餘人與之嬉戲，久之散去，他日復見如初，自是每到田中餉飯，即聚戲為常矣。月餘諸女夜會其家，竟夕言笑，達曉方散，或攜奇果，或設珍饌，非世所有。其房宇漱陋，來眾雖多，不以為窄，父母聞其言笑，疑焉，伺而察之，復無所見，又疑襖魅所惑，詰之甚切，必托他詞以對。自是諸女不復夜降，常晝日往來，或引其遠遊，淩空泛回無所不到，至暮乃返，仍不飲不食，日加殊異。一日將夕，母氏見其自庭際竹杪墜身於地，母益為憂懇，問其故，遂以所遇之事言之，父母竟未諭其本末。諸女剪奉仙之發，前露眉，後垂至肩，自此數年，髮竟不長，不食歲餘，肌膚豐瑩，潔若冰雪，蠐首蠐領，皓質明眸，貌若天人，智辯明晤，江左之人謂之觀音焉。咸通末，相國杜公審權鎮金陵，令狐公　鎮維揚，延詩供養，聲溢江表。其後秦彥請留於江都，展師敬之，禮高士主，父懷杲正直倜儻，疑以為邪，詣而問之，奉仙欣然加敬，話道累日，主父問所論之理，頗合玄要。「何復有觀音之目耶？」奉仙曰：「某所遇者道也，所得者仙也，嗤俗之徒加我以觀音之號耳，然頃歲杜公搜於蓬茅之下，欲貢於宮掖之內，適以斷髮免，未容歸侍膝下，遂雪留寺中，閭巷不知，騰口虛譽，至有擎香捧燭施寶投金囂囂，然經年莫知竄免。而今日遂其修養，不拘閉於後庭者，亦是真仙，冥祐斷發齊領之明效也。得不自以為慰喜耳，且名之與道，兩者無滯。莊生云：「人以我為牛而我為牛，人以我為馬而我為馬，忘形體真者，不以名為累也。」故亦不鄙人爾。且某所見之女，年可十八九，容貌異常，著雲霞錦繡大袖之衣，執持者仙花靈草，吟詠者仙經洞章，所話乃神仙

長生度世之事，隨其所行逍遙迅速不知其倦，所到天宮仙闕、金樓玉堂、修廊廣庭、芝田雲圃，神禽天獸、珍木靈芳非世間所睹，過星漢之上，不知幾千萬里，朝謁天尊，天尊處廣殿之中，羽衛森列，告奉仙曰：『汝寄生人世，五十年後當還此。』敕左右以玉漿一杯見賜，飲畢，戒曰：『百谷之實，草木之果，食之殺人，夭汝年壽，特宜絕之。』是以不食二十年矣。夫天尊行化天上，教人以道，延人以生，主宰萬物，覆育周遍，如世人之父也。釋迦行化世上，勸人止惡，誘人求福，如世人之母也。仲尼儒典行於人間，示以五常，訓以百行，如世人之兄也。世之嬰兒，但識其母不知有兄父之尊，故常常之徒知道者稀，尊儒者寡，不足怪也。且所見天上之人，男子則雲冠羽服，或草髻青襟，女子則金翹翠寶，或三鬟雙角，手執玉笏，項負圓光，飛行乘空，變化莫測，亦有龍麟鸞鶴之騎，羽幢虹節之仗，如人間帝王耳，了不見有菩薩佛僧之像也。」因出其所供養圖繪甚多，率是天人帝王道君飛仙之狀，亦無僧佛之容焉。自咸通迄光啟四十年間，遊淮浙之宛陵，所至之處，觀者雲集，其警俗也，常以忠孝貞正之道，清淨儉約之言，修身密行之要，故遠近瞻敬。凡金寶貨委之於前，所施億萬，皆棄之去，而未嘗顧也。雖三淮沸浪，四野騰煙，棲止自若，曾不為患。其有擁眾威悍如孫儒趙宏畢師鐸，欲以不正逼之，白刃協之，及睹其神貌，不覺折腰，屈膝伸弟子之禮。後與二女弟俱入道，居洞庭山。光啟初，遷余杭界千頃山，山下之人為隸華宇以居之，歲余無疾而化，年四十八，有雲鶴異香之瑞，果符五十年之言矣。況其不食三十年，童顏雪肌，常若處子，非金丹玉液之效，豈能與於此哉！又往往神遊天界，端坐逾月，或下察地府冥關之事，坐見八極，多與有道者言之。世人不知，以為坐忘耳，乃南極元君及東陵聖母之儔侶者乎！

薛玄同

薛氏者，河中少尹馮徽之妻也，道號玄同，適馮徽二十年乃言素誌，托疾獨處，誓焚香念道持《黃庭經》日三兩遍。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內，將至，有光如月照其庭廡，香風颯然。時當初秋，殘暑方甚，而清涼虛爽颯若洞中。二女告曰：「紫虛元君主領南方下教之籍，命諸真大仙於四海之外、六合之內、名山大川有誌慕長生、心冥真道者必降而教之，玄同善功，為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，況聞女子立志，元君尤嘉其用心，即日將親降於此。」如是凡五夕，焚香嚴盛以候元君。咸通十五年甲午七月十四日，元君與侍女群真二十七人降於其室，玄同拜迎於門，元君憩坐良久，示以黃庭填神存修之旨，賜九華之丹一粒，使「八年後吞之，當遣玉女飈車迎汝於嵩嶽矣。」言訖散去。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往往不食，雖真仙降眄，光景燭空，靈風異香，雲　敖鈞樂奏於其室，馮徽亦不知也。徽以玄同別室修道邈不可親，愚娟之懷常加毀笑，每獲東陵之疑矣。洎廣明庚子之歲大寇犯闕，衣纓奔竄所在偷安，馮與玄同寓跡於常州晉陵，存註不

輟，益用虔恭。中和元年十月，舟行至直瀆口，欲抵別墅，親鄰女伴數人乘流之際，忽見河濱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，而序列若候，玄同舟楫之至也，四境多虞所在寇盜，舟人見之驚駭不進，玄同曰：「無懼也。」即移舟及之，官吏皆拜，玄同指揮曰：「未也，猶在春中私第，去無速也。」其官吏遂各散去，而同舟者雖見，莫究其由。明年壬寅二月，玄同沐浴，餌紫虛所賜之丹，二仙女密降其室，促嵩高之行，是月十四日示以有疾，一夕終於私第。有仙鶴三十六隻翔集室宇之上，玄同形質柔暖，狀若生人，額中靈然白光一點，良久化為紫氣，沐浴之際，玄發重生，立長數尺。十五日夜，雲彩滿室，忽聞雷電震霹之聲，棺蓋飛起在庭中，失屍所在，空衣衾而已，異香雲鶴浹旬不去。浙西節度使相國周寶奏曰：「伏聞趙夫人登遐之日，玉貌如生，陶先生厭世之時，異香不絕，同其羽化，錄在仙經，豈謂明時復睹斯事，伏以馮徽妻薛氏早拋塵俗，久息玄門神仙秘密之書，能采奧旨女子鉛華之事，不撓沖襟，非絕粒茹芝，守真見素，履聖世無為之化，窮玄元守一之規，不然者安得方念鼓盆靈禽疊，降正悲鸞鏡玄發重生，雷電顯祥，雲霞表異，天回而但聞絲竹，棺空而唯有衣衾，謫來暫住人間，仙去卻歸天上。事傳千古，美稱一時，雖屬郡之休禎，乃國朝之盛事，臣忝分優寄，輒具奏聞，幹冒天廷，無任戰越，喜駕之至。」是歲二月十五日奏於成都行在，敕曰：「惟天法道，著在仙經，上德勤修，玄功是致，覽茲申奏，頗葉殊祥，同魏氏之登仙，比花姑之降世，光乎郡縣，煥我國朝，宜付史官編於簡冊，仍委本道以上供錢，於其住處修金　道場，以答上玄，用伸虔感者。」時駐蹕成都之三年也。（以上見《雲笈七簽》卷一一六）